

这些印有海南风景的明信片、画报、画册,都是由日军侵琼时随军画家、记者绘制或拍摄的,它们记载了一段特殊的历史。经过半个多世纪,如今这些记载着特殊历史的藏品又从日本回流而来,成为日军侵琼罪行的自我揭露。

明信片画报上的日军侵琼罪行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实习生 蔡梦何 图/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



日本《世界画报》中刊登的日军侵占海南岛的“版图”

海口钟楼对面,具有南洋风格的旧海关前,日军哨兵挺着刺刀站立,几匹毛色油亮的军马悠闲地啃食着草料,远处已插上一面日本“太阳旗”。这幅画面可不是时下热播的影视剧,而是1930年代海口得胜沙街景。

这张明信片只是海口藏家王彦程收藏的系列日军侵琼史证之一。1931年9月18日夜,日本东北关东军精心策划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,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侵华战争。1939年2月,日军侵占海南岛。这些印有海南风景的明信片、画报、画册,都是由日军侵琼时随军画家、记者绘制或拍摄的。

侵琼路线图:预谋已久的资源掠夺

这一张几近泛黄的微缩路线图,作为一篇名为《海南岛攻略战新展开》的文章插图,被印制在一本不知名的书中。当王彦程发现时,这篇文章已经被人从书上撕下。路线图上,粗细不一的线条直指秀英港、马村港、澄迈湾、老城、南渡江、琼山等地名,重新翻起日军侵琼的历史,这张路线图应该就是日军侵琼时的登陆路线图之一。

1939年1月19日,日军下达第265号命令进攻海南。2月10日凌晨3时,日军在海口市西郊16公里的秀英天尾港开始登陆,随即分兵两股,一股经长流、施茶、永兴向府城进犯;一股从天尾、长流直指海口。半天之内,海口市区、府城相继沦陷。从10日至12日,另两支日本军为策应侵略海府的部队作战,分别从澄迈湾和儋县新英港、新兴附近登陆,侵占临高、福山、儋州、澄迈等地。14日,日军占领三亚。随后,日军以海口、三亚、崖城为据点,分别向南、向东、向北、向东南沿海及内陆地区进攻,形成南北夹击包抄之势,在短时间内鲸吞整个琼岛,开始对海南岛长达6年多的法西斯殖民统治。

当时由日本出版的《世界画报》中,还刊登了一张海南岛地图:除当时各市县外,还标注着清澜港、潭门港、海头港、榆林港等重要港口及大小五指岭。“这应该是一张日军侵占海南岛的‘版图’,当时日军的铁蹄已经踏到了地图所标之处,并对当地资源进行疯狂掠夺。”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何云强说,出于资源掠夺的目的,日军侵琼后拟定了五年掠夺计划,先派遣各种技术人员,对占领区的各种资源进行调查勘探,然后进行开发和掠夺。除了对海南矿藏进行掠夺外,农、林、牧、渔业资源也是日本掠夺的目标。

军邮明信片:记录海南风景和历史

浮粟泉是苏东坡在海口五公祠留存的遗迹之一,据说用清泉洗手能带来好运,素有“海南第一泉”美称。殊不知,这上下相连的三口方井曾经被日本兵当作澡池子,在清静的泉边洗澡搓身。这一场景,被日本随军画家长谷川春子绘制在军事邮便明信片《海南岛苏东坡浮粟泉》中。

另一张由池田实人氏绘制的《税关卜军桥》,画的就是现在的海口人民桥和得胜沙旧海关。不过,那时的人民桥只作为日本军桥之用,并非老百姓之桥。而古城江观氏绘制的《海南岛零族一家》中,船型屋、健硕的汉子、织锦的妇女皆入画中。令人触目惊心的是,船型屋后,一面日本“太阳旗”已赫然飘扬。王彦程说,“零族”为日方翻译口误,其实就是黎族。明信片上的画面说明,日军的刺刀已经挥到了黎峒。

王彦程收藏的这些明信片,印制非常清晰,保存也很完整。它们有的是手绘图画,有

的是摄影作品,有的还写有话语,盖有邮戳,有日文、英文或中文,并注明是“军事邮便”,分别展示了当时海口海甸溪、得胜沙、新华南、博爱南路街景、秀英古炮台、海边村庄等风光。在一张《一望雷州》的明信片上,当时声名远播南洋的“琼南酒店”就在密密麻麻的建筑群中,虽是黑白摄影作品,但招牌上的四个大字却分外惹眼。

“这些海南风景被印制成明信片,是为了让当时的侵琼日军士兵方便邮寄回家乡,一方面是让家乡人了解海南,另一方面是炫耀占领地。”王彦程说,这些明信片有的在在日本印制,有的由当时的“海口市海南印刷公司”发行。后来,大部分的此类明信片都被日军随身带回了日本,在中国留存的非常稀少,自己从各地收集到的军邮明信片全部都是从日本回流的。

世界画报:日军侵华的各种片断

侵华期间,日本东京国际情报社出版了期刊《世界画报》,主要反映日本侵略军的“战利”和“功绩”。《世界画报》用日文出版发行。封面文字用中文,画报内页有极少的中文说明。王彦程手中,就有一本出版于昭和14年(1939年)的《世界画报》,大半内容都与侵琼有关。

这辑《世界画报》的封面,就是日军登陆后踏进海口得胜沙一带的历史片断:两旁是具有浓郁南洋特色的骑楼,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街上,一队队步兵紧跟其后,周围是围观的百姓。

翻开这些画报、画册,一组组图片、一篇文章都记录着日军侵琼行径。有一张图片,反映的是日军行军途中在海南田野里休憩的场景,旁边配文的大标题为“海南岛在冬天是热”,以此向日本民众介绍海南的气候情况;还有一张图片,记录着行军途中,日军用钢盔在水田里舀水解渴的情形;在得胜沙骑楼的各个阳台上,日军军官探出身观看庆典,楼下日本士兵正敲打鼓乐;有一篇文章则在讨论如何颁发良民证的问题……

何云强曾经协助过日本、韩国学者佐藤正人、金静美等调查日军侵琼史证,他说,“这本由日本自己出版的《世界画报》,等于他们自己‘揭露’自己,真实地暴露了日军侵琼罪行。”

侵琼铁证:让更多的海南人牢记历史

“这些明信片、画报、画册都是日军侵琼的铁证,希望通过它们让更多的海南人牢记历史,热爱家乡。”王彦程说,2007年他在上海参加一个藏品交流会,偶然发现几张印有海南风光的军邮明信片,便从收藏界朋友手里将明信片交流过来。随着对日军侵琼历史的逐渐了解,他收集军邮明信片的念头越来越强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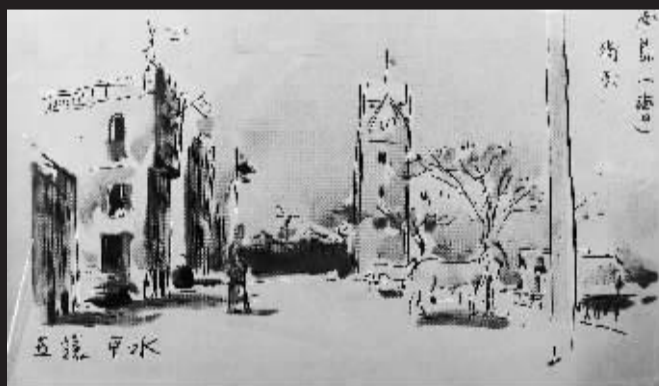
通过岛外甚至日本的朋友帮忙,他收集的日军侵琼史料品种也越来越多。

何云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,这些明信片目前在海南甚至全国都较为罕见,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和文化收藏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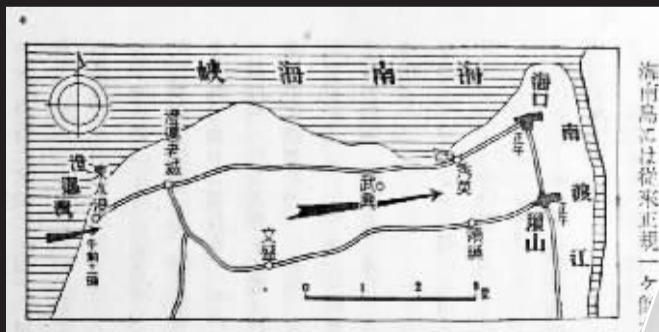
《世界画报》中记录的日军入侵海南的情景



日本《世界画报》刊登的日军当年进入海口得胜沙骑楼一带的情景



海口南洋风格的旧海关被插上日本“太阳旗”的明信片



《海南岛攻略战新展开》一书中的日军侵琼登陆路线图

